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六

奏草卷第六

興元賀吐蕃尚結贊抽軍迴歸狀

興元奏請許渾瑊李晟等諸軍兵馬自取

機便狀

興元請撫循李楚琳狀

興元論中官及朝官賜名定難功臣狀

興元論賜渾瑊詔書為取散失內人等議狀

鑾駕將還宮闕論發日狀

請釋趙貴先罪狀

論替換李楚琳狀

收河中後請罷兵狀

興元賀吐蕃尚結贊抽軍迴歸狀

右欽湊奉宣聖旨適得渾瑊奏比日尚結贊頻使人計會擬自領兵馬剋期同收京城緣春來蕃軍多有疾疫近得探報尚結贊等並抽兵退歸不知遠近朕意緣吐蕃士馬強盛又以和好之義自請將兵助國討賊朝夕望其成功今忽抽軍退歸甚失准擬渾瑊李晟等諸軍兵馬並不至絕多若無蕃軍應援深慮被賊衝突卿試料量事勢如何者臣質性孱昧

不習兵機但以人情揆之時亦偶有所得自承此旨欣賀實深竊謂蕃戎退歸乃是杜稷遐福昨日已附欽湊口奏訖伏恐未盡愚款尚勞聖憂謹復披陳庶解疑結彼吐蕃者犬羊同類狐鼠爲心貪而多防狡而無恥威之不格撫之不懷或時有盛衰大抵常爲邊患陰詐難御特甚諸夷陛下但舉建中已來近事准之則戎心難知固可明矣頃者方靖中夏未遑外虞因其乞盟遂許結好加恩降禮有欲無違而乃邀求寢多翻覆靡定託因

細事嘖有煩言首尾凡歷四年要約竟未堅
決立碑纔畢復請改移猜矯多端於斯可驗
逮至盜驚都邑駕幸郊畿結贊揔戎在邊因
請將兵赴難陛下推誠允納厚賂招徠逗留
持疑竟不時進無濟討除之用但攜將帥之
心懷光遽至猖狂頗亦由茲促禍及皇輿再
駕移蹕漢中陛下猶望蕃兵以寧內難親倚
之情彌厚屈就之事亦多豺狼野心曾不知
感翻受朱泚信使意在觀變推移頻與諸軍
剋期至時皆不赴會致令羣帥進退憂虞欲

捨之獨前則慮其懷然乘躡欲待之合勢則
苦其失信稽延旣茲且驕曷望成績非唯變
態難測且又妨擾實深戎若未歸寇終不滅
臣請復爲陛下根本其說則人情物理昭然
皆可得而察焉向者謀誘蕃兵本是使臣失
策陛下急於戡亂嘉彼効誠唯恐後時不暇
詳議遽降優詔促令進軍遠近聞之莫不危
駭將帥意陛下不見信任且患蕃戎之奪其
功士卒恐陛下不恤舊勞而畏蕃戎之專其
利賊黨懼蕃戎之勝不死則悉遺之擒百姓

畏蕃戎之來有財必盡為所掠是以順於王
化者其心不得不怠陷於寇境者其勢不得
不堅怠我之師堅寇之衆戎心變詐復未可
量以此益兵但招其損耳以此靖國適資其
亂耳一昨蕃戎未退臣又竊有過憂流聞結
贊好謀恐其潛蓄姦計儻或幸朝廷播越之
際乘賊泚窮蹙之時輕犯近郊若升虛邑耀
兵牧馬不却不前外奉國家內通兇逆兩時
誘脅之勢俱納贈遺之資旁觀戰爭坐乘衰
弊如此則王師不得伐叛烝黎不得寧居賊

必耗亡我亦困竭京甸所有勢無孑遺千里
丘墟得將安用是乃戎有萬全之利我有不
測之危臣所以痛心傷神晝驚夕惕者慮其
意及於此也所賴天奪其魄神降之災覩機
若瞋違厲自遁實昊穹悔禍之應列聖垂祐
之期廓清妖氛慶必非遠何以知其然也且
賊泚之亂始於暴兵因徵役之繁興棄衛禁
之闕備誘扇羣僇遂謀大姦逆天僭君躬肆
攻逼凡有血氣皆知惋嗟矧伊忠良孰不痛
憤獨惡無與何能以聖德日新改過

不吝布革弊之詔弘恤隱之懷天下黎元翕然遷善易心改觀戢亂思安和風旣揚昏祲自斂蠢茲狂悖久合殲夷頃屬懷光昏迷緩師養寇吐蕃干撓生事惑人故使義士無施厲階猶梗今懷光別保蒲絳吐蕃遠避封疆形勢旣分腹背無患城晟諸帥才力得伸又各士馬非多資糧向竭若不降賊即須建功此輩寵任已崇貴位已極建功則寵增而位固降賊則名辱而身危況賊之兇愚滅亡可必賊之孤劣翦撲非難孰肯捨固而就危違

寵而從辱棄垂成之業臣將滅之虜哉旣牽於利害之情理不同惡又迫於單乏之急勢難久居勢理相驅安能無戰渾瑊統戴休顏韓遊瓌乘其西北李晟率駱元光尚可孤攻其東南同病相資自當合力但願陛下慎於撫接以奮起忠勇之心勤於砥礪以昭蘇遠近之望中興大業旬月可期不宜尚眷眷於犬羊之羣以失將士之情也臣愚不任懇悃之至輒以私懷忖度謹冒昧以聞謹奏

興元奏請許渾瑊李晟等諸軍兵馬

自取機便狀

右欽澈奉宣聖旨省卿所奏蕃軍退歸及關中體勢理皆切當甚慰朕懷然渾瑊李晟等諸軍須有商量規畫令其進取朕見欲遣使宣慰卿宜審細條疏速奏來者臣聞將貴專謀兵以奇勝軍機遙制則失變戎師稟命則不威是以古之賢君選將而任分之於闡誓莫干也授之以鉞俾專斷也夫然故軍敗則死衆戰勝則策勲不用刑而師律貞不勞慮而武功立其於委任之體豈不博大哉其於

責成之利豈不精覈哉自昔帝王之所以夷大艱成大業者由此道也其或疑於委任以制斷由己爲大權昧於責成以指麾順旨爲良將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違令則失順從令則失宜失順則挫君之嚴失宜則敗君之衆用捨相礙否臧皆凶上有掣肘之譏下無死綏之志其於分畫之道豈不兩傷哉其於經綸之術豈不都謬哉自昔帝王之所以長亂繁刑喪師蹙國者由此道也茲道得

失兵家大樞當今事宜所繫尤切蓋以寇盜充斥乘輿播遷人心有觀變之搖王室無自固之重秦梁迴繚千里而遙臨之以威則力勢不制授之以策則阻遠不精頃者驟降詔書教諭羣帥事無大小悉為規裁及乎章表陳誠使臣復命進退遲速率乖聖謀豈皆樂於違忤哉亦由傳聞與指實不同懸筭與臨事有異故也設使其中或有肆情奸命者陛下能於此時戮其違詔之罪乎臣竊恐未能也陛下復能奪其兵而易其將帥乎臣亦恐

未能也是則違命者既不果行罰從命者又未必合宜徒費空言祇勞睿慮匪唯無益其損實多何則時方艱屯下陵上替凡在執干戈而衛社稷者皆自謂勲業由己義烈發心安於專行病於羈制陛下宜俯徇斯意因而委之遂其所安護其所病敦以付授之義固以親信之恩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其餘細故悉勿關言所賜詔書務從簡要慎其言以取重深其託以示誠言見重則君道尊託以誠則人心感尊則不嚴而衆服感則不

令而事成其勢當令智者騁謀勇者奮力小
大成極其分賢愚各適其懷將自効忠兵自樂
戰與夫迫於驅制不得已而從之者志氣何啻
百倍哉夫君上之權特異臣下者唯不自用乃
能用人其要在順於物情其契在通於時變今
之要契頗具於茲儻蒙究思或有可取謹奏

興元請撫循李楚琳狀

右件官比緣性行無良多爲時議所惡頗被
封章論奏言其心挾兩端若不隄防恐妄生
窺伺謂宜斥絕用杜姦邪近者鳳翔使來絕

不蒙恩召見滯留數輩並未放還伏恐陛下
不忍忿心頗從輿議以臣蠢戆竊謂非宜李
楚琳乘時艱危倣擾岐下賊殺我帥款結兇
渠奉天之圍頗亦有助其於叛亂海內彰聞
論者今始紛紜一何知見之晚耶但以乘輿
未復大憝猶存勤王之師悉在畿內急宣速
告畧刻是爭商嶺則道迂且遙維谷復爲盜
所扼僅通王命唯在褒斜此路若又阻艱南
北遂將負絕以諸鎮危疑之勢居二逆誘脅
之中洵洵羣情各懷向背彼勝則往我勝則

來其間事機不容差跌儻或楚琳發憾公肆
猖狂南塞要衝東延巨猾則我咽喉梗而心
脊分矣其勢豈不甚病哉且楚琳本懷唯惡
是務今能兩端顧望乃是天誘其衷故通歸
塗將濟大業陛下誠宜深以爲念厚加撫循
得其持疑便足集事儻能遷善亦可濟師今
若徇褊狹之談露猜阻之跡懼者甚衆豈唯
一夫自昔能建竒功或拯危厄未必皆是潔
矩之士溫良之徒驅駕擾馴唯在所馭朝稱
兇悖夕謂忠純始爲寇讎終作卿相知陳平

無行而不棄忿韓信自王而遂封蒯通以折
理獲全雍齒以積恨先賞此漢祖所以恢帝
業也置射鈎之賊而任其才釋斬祛之怨以
免於難此桓文所以弘霸功也然則當事之
要雖罪惡不得不容適時之宜雖仇讎不得
不用陛下必欲精求素行追扶宿疵則是改
過不足以補愆自新不足以贖罪凡今將吏
豈得盡無疵瑕人皆省思孰免疑畏又況阻
命之輩脅從之流自知負恩安敢歸化斯豈
非小所宜速圖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

亂也又曰小不忍則亂大謀君陳曰無忿疾于頑又曰必有忍其乃有濟伏願陛下必以英主大略聖人格言爲元龜固不可納豎儒小忠以虧撓興復之業也臣不勝憂國至計謹啓事以聞謹奏

興元論中官及朝官賜名定難功臣狀右欽湊奉宣聖旨比在奉天將士並賜名定難功臣今宰臣等商量扈從中官辛苦至甚亦合依例並賜此名朕以南衙朝士之中有經奉天重圍又似卿等昨者奔赴行在涉歷

危險亦極艱難今不問中官朝官但經重圍又到山南者並擬賜名定難功臣卿宜商量豈不穩便者陛下惠霑執御仁洽庶寮念隨難之憂危恤從巡之勞苦議增寵飾將錫嘉名事雖未行意則已就凡在貴近固知銜恩睿旨淹詳復詢庸賤惟精惟慎允謂防微顧省何知屬當下問臣若自貪榮號傍懼怨憎因循順成不極所見心且知負如天鑒何是以不揆言之淺深不計身之利害但輸狂直唯聖所裁臣聞賞以懋庸名以彰行賞乖其

庸則忠實之効廢名浮於行則瀆冒之弊興
一足以撓國權一足以亂風俗授受之際豈
容易哉頃以駐蹕奉天迫於患難竟攘兇逆
實賴武人遂旌定難之勲特賜功臣之目名
頗符實事亦會時所需雖多誰曰非允至如
宮闈近侍班列具臣雖奔走恪居各循厥職
而驅除翦伐諒匪所任又屬皇輿再遷天禍
未悔見危無補曷謂功臣致寇方深孰云定
難縱使遭罹圍逼跋履崎嶇難則當之定將
安據勞或有矣功其謂何大凡有生之倫莫

不各親其類賤彼貴我抑惟常情黜異獎同
亦是常性臣忝搢紳之列又當受賜之科竊
自校量猶知不可而況於公議乎況於介冑
之士乎人之多言靡所不至必謂陛下溺愛
近習故徇其苟得之情況該羣司以分其私
昵之謗怨不在大釁皆自微必將沮戰士激
勵之心結勳臣憤恨之氣所悅者寡所愠者
多所與者虛名所失者實事所悅者臣下之
夸志所病者國家之大猷利害皎然不為難
辨且名者衆之所評也是曰公器亦為爭端

覈之至精猶患相軋處或乖當安能勿踰以漢高之制服雄豪太宗之削平區寓天下既定乃論功勲有蕭曹之殊庸有房杜之碩畫戰守經略倬乎殊倫猶謂豐沛故人刀筆文吏諸將不服頗相訐揚乃至攘袂指天拔劍擊柱偶語謀反誼譁訟寃矧今國步猶艱王化未洽方資武力以殄寇讎蓋非恩倖競進之時文儒角逐之日當功而獎尚恐未孚獎又非功固宜見誚儻有節効尤著理當褒崇賞典甚多何必在此其餘別無績用例徇驅

馳且俟賊平甄錄非晚謹奏

與元論賜渾瑊詔書爲取散失內人等議狀

右德亮承旨并錄先所散失內人名字令臣撰詔書以賜渾瑊遣於奉天尋訪以得爲限仍量與資裝速送赴行在者頃以理道乖錯禍亂荐鍾陛下思咎懼災裕人罪已屢降大號誓將更新天下之人垂涕相賀懲忿釋怨煦仁戴明畢力同心共平多難止土崩於絕岸收板蕩於橫流殄寇清都不失舊物實由陛

下至誠動於天地深悔感於神人故得百靈
降康兆庶歸德苟不如此自古嘗有擲棄宮
闕失守宗祧繼逆於赴難之師再遷於蒙塵
之日不踰半歲而復興大業者乎今渠魁始
平法駕將返近自郊甸遠周寰瀛百役疲瘵
之眊重傷殘廢之卒皆忍死扶病傾耳竦肩
想聞德聲翹望聖澤陛下固當感上天悔禍
之眷荷烈祖垂裕之休念將士鋒刃之殃愍
黎元塗炭之酷以致寇爲戒以居上爲危以
務理爲憂以復言爲急損之又損尚懼汰侈

之易滋艱之惟艱猶患戒慎之難久謀始盡
善克終已稀始而不謀終則何有夫以內人
爲號蓋是中壺末流天子之尊富有宮掖如
此等輩固繁有徒但恐傷多豈憂乏使翦除
元惡曾未浹辰奔賀往來道路如織何必自
虧君德首訪婦人又令資裝速赴行在萬目
矚視衆口流傳恐非所以荅慶賴之心副惟
新之望也夫事有先後義有重輕重者宜務
之於先輕者宜措之於後故武王剋殷有未
及下車而爲之者有下車而爲之者蓋美其

不失先後之宜也自翠華播越萬姓靡依清廟震驚三時乏祀當今所務莫大於斯誠宜速遣大臣馳傳先往迎復神主脩整郊壇展禋享之儀申告謝之意然後弔恤死義慰犒有功綏輯黎烝優問耆老至安定反側寬宥脅從宣暢鬱堦褒獎忠直官失職之士復廢業之人是皆宜先不可後也至如崇飾服器繕緝殿臺備耳目之娛選巾櫛之侍是皆宜後不可先也宜後而先則爲君之道喪宜先而後則理國之義差古之興王必慎於此陛下

將務興復又安可不慎乎且散失內人已經累月旣當離亂之際必爲將卒所私其人若稍有知不求當自陳獻其人若甚無識求之適使憂虞自因寇亂喪亡頗有大於此者一聞搜索懷懼必多餘孽尚繁羣情未一因而善撫猶恐危疑若又懼之于何不有昔人所以掩絕纓而飲盜馬者豈必忘其情愛蓋知爲君之體然也以小妨大明者不爲天下固多美人何必獨在於此易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亂者有其理者也故君子安不忘危理不

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春秋傳曰或多難以固其國或無難以喪其邦誠以處危則思安之情切遭亂則求理之志深切於思安深於求理國之固也不亦宜乎及夫居安而驕恃理而怠驕則縱肆其奢欲怠則厭惡於忠言奢欲日行忠言日梗國之喪也不亦宜乎昔衛獻出奔久而復國大夫迎於境者執其手而與之言迎於門者頷之而已言其驕怠之易生也齊桓將圖霸功管仲戒之以無忘在莒懼其情志之易變也今臣亦願陛

下企思危固國如不及懲忘亂喪國如探湯以在莒爲書紳之規以衰衛爲覆車之鑒則德爲帝範理致時雍與夫貪逸欲而踐禍機其利害亦云遠矣所令撰賜渾瑊詔未敢承旨伏惟聖裁謹奏

鑾駕將還宮闕論發日狀

右先頒勅旨已定行期所司供承亦聞粗備但以霖潦方甚道路阻艱衆情同憂莫敢論奏今發日漸逼陰雲尚繁小大嗷嗷愁懼轉甚臣雖聞鈍亦竊揣量豈不知元惡初平餘

氛未殄乃是逆順將分之際吉凶多變之時
須速鎮安理宜促駕向使霖潦爲害人功可
施其備禦由於智能其役用止於煩費其所
患不及於性命其可憂但在於人臣則當公
私罄財上下竭力務寧大業奚恤暫勞各應
叶奉聖規安敢復忤成命良以褻斜峻阻素
號畏途緣側逕於巔巖綴危棧於絕壁或百
里之內歷險且千或一程之中涉水數四若
遇積雨滯浸羣峯澍流巨石崩奔訇殷相繼
深谷瀾漫往來不通悉非功力之所支籌略

之所過斯須之頃跬步之間倉黃遑殫皆不
可測匹夫單騎尚且過防况萬乘時行千官
影從而可以蹈不存之險冒無禦之災乎如
或磴路漉崩閣道淹圯環衛之儀少缺屬車
之馬微驚縱有億徒何所爲用陛下欲無駭
慮其可得乎又或霑滯更深谿澗皆溢逕路
旣絕傳送無由連山萬重進退不可一日乏
食將如之何陛下欲無軫憂固亦難矣人主
舉措宜圖萬全必先事以防危不臨危而求
幸幸而獲濟貽媿已深不幸罹災追悔何及

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誠哉是言臣今非敢阻
陛下欲速之情但頗以不達為慮耳儻迴睿
旨少俟開晴則發期雖延涉路無滯不疾而
速允叶乾行知幾其神是謂天監竊聞羣議
輒以上陳悽悽懇誠實冀昭納謹奏

請釋趙貴先罪狀

右欽漵奉宣聖旨前者共卿商量趙貴先欲
恕其罪朕朝來更問諸將皆云貴先順從朱
泚則是逆人合依常刑不可寬捨眾人意既
如此應難釋放卿宜知悉者臣愚以為貴先

從逆之罪法當不容貴先陷身之由情則可
恕陛下所議矜宥原其情也諸將所請誅戮
據於法也據法而除君之惡者人臣之常志
原情而安眾之危者人主之大權臣主之道
既殊通執之方亦異言各有當體各有宜事
或相駁而無傷此之謂也往以襄城告急詔
命隴右發兵齊映率眾東行貴先即其部將
于時軍至昭應適遇駕幸奉天齊映馳歸鳳
翔貴先獨主營幕進無摠帥退闕亂兵遂為
賊泚所招給以同迎鑾駕泚既反狀未露貴

先安得勿從已受邀留遂遭劫制身糜偽職
兵隸兇徒雖居賊中亦不見任首末事跡簡
在天心臣亦親承德音非獨聞於傳說其於
情狀頗有足矜所可受責之辜唯在不能守
節而死耳貴先儻能守節即是忠烈之徒固
獲褒旌豈資寬捨凡所議讞蓋緣獄疑罪疑
惟輕實編令典脅從罔理亦載聖謨况復懷
光未殲希烈猶熾遭罹誘陷其類寔繁今京
邑初平皇猷更始乃是汚俗觀化之日聖王
布德之時所用刑章尤宜審慎一輕一重理

亂攸生宥之以恩則自新者咸思歸命斷之
以法則懷懼者姑務偷生衆心旣偷賊勢思
固不忍一朝之忿而貽累歲之憂苟循匹夫
之談以興億衆之役爲計若此夫何利之有
焉曩者羯胡亂華涿汚士吏肅宗興復累降
赦書罪止渠魁餘所不問河朔遺孽旣聞德
澤之弘被且幸脅汚之見原人人皆自怨尤
各悔歸國之晚及乎三司按罪繼用嚴科未
降之流復喜得計慶緒將消而再結思明已
附而重攜浸長厲階至今爲梗豈不以任法

吏而虧權道小不忍而亂大謀者乎昔漢高
帝既定四方見諸將往往偶語謀反乃問張
良曰為之柰何良曰陛下所最恨者為誰帝
曰雍齒與我有舊而數窘我良曰今急封雍
齒則人人自堅矣帝用良計諸將果安皆云
雍齒且侯吾屬何患蓋以圖霸王者不牽於
常制安反側者罔念於宿瑕今陛下有漢高
之英貴先無雍齒之譽易加戮不足威暴逆矜
全可以定危疑明恕而行盛德斯在何所為
慮尚勞依違微臣區區上言蓋為將來張本
惟不為浮議所移謹奏

論替換李楚琳狀

右欽漉奉宣聖旨李楚琳不可久在鳳翔欲
候朕到日簡擇一人替楚琳充節度使楚琳
別與一官便隨朕歸京既有迎駕諸軍威勢
甚盛因此替換亦是權宜卿宜商量穩便否
者臣聞王者有作先懷永圖謀必可傳事必

可繼不因利以苟得不乘便而幸成故能上
下相安而理可長久也彼楚琳者固是亂人
乘國難而肆逞其姦賊邦君而篡居其位按
以典法是宜污渚旣屬多虞不遑致討乃分
之以旄鉞又繼之以寵榮逮至南巡頗全外
順道途無壅亦有賴焉雖朝命累加蓋非獲
已然王言一出則不可渝縱闕君臣之恩猶
須進退以禮今若因行幸之威勢假迎扈之
甲兵易置以歸是同虜執以言乎除亂則不
武以言乎務理則不誠禍變繁興為日久矣

負豐居位豈唯一人以此時巡後將安入以
此撫御誰其感懷昔漢高僞遊韓信見獲功
臣繼叛天下幾危征伐紛紜以至沒代其微
倖之不可也如此陛下得不為至戒哉議者
謂之權宜臣又未諭其理夫權之為義取類
權衡衡者稱也權者錘也故權在於懸則物
之多少可準權施於事則義之輕重不差其
趣理也必取重而捨輕其遠禍也必擇輕而
避重苟非明哲難盡精微故聖人貴之乃曰
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言知

機之難也今者甫平大亂將復天衢輦路所
經首行脅奪易一帥而虧萬乘之義得一方
而結四海之疑乃是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
謂之權也不亦反乎以反道爲權以任數爲
智君上行之必失衆臣下用之必陷身歷代
之所以喪亂而長姦邪由此誤也夫以韓信
才略當時莫儔且負嫌猜已遭告訐縱之足
以亂區寓除之可以安國家幸而成擒猶謂
失策當時被攻戰之害百代流詭詐之譏况
楚琳卒伍凡材廝養賤品因時擾攘得肆猖

狂非有陷堅殪敵之雄出奇制勝之略頗同
狐鼠乘夜睚眦晨光旣升勢自踰縮今郊畿
已乂武衛方嚴汧隴鎮墜於其西邠涇扼制
於其北顧是歧下若居掌中以楚琳瑣劣之
資處掌中控握之地縱令躡躅何惡能爲願
陛下姑務含弘普安反側促駕遄止錄功擣
勤敷肆眚之恩布惟新之令然後徵韋臯楚
琳俾入分文武之職擇元勳宿望命出摠岐
隴之師則彼承認詔欣榮奔走不暇安敢蠱介
復勞誅鋤措置得宜萬無一跌何遽過動不

爲後圖仰希睿聰試更詳慮謹奏

收河中後請罷兵狀

昨日欽漵奉宣聖旨示臣馬燧渾瑊等奏平懷光收河東狀兼令臣商量須作何處置令欽漵奏來者兇梗殲盪關畿廓清實聖謀廣運之功亦宗社無疆之祚應須處置大略已附欽漵口陳展轉傳言恐未盡意謹復薦其固陋願陛下少留察焉臣聞禍或生福福亦生禍喪者得之理得者喪之端故晉勝鄆陵范燮祈死吳克勁越夫差啓殃是知福不可

以屢徼幸得不可以常覲覲居福而慮禍則其福可保見得而忘喪則其喪必臻臣竊懼諂諛希旨之徒險躁生事之輩幸兇醜覆亡之會揣英主削平之心必將競効甘言誘開利欲謂玉師所向莫敵謂餘孽指顧可平請迴蒲坂之戈復起淮沂之役斯議一啓必有亂階故微臣姑以生禍爲憂而未敢以獲福爲賀也何則建中之難其事可徵始以蓄憾而隘於含容或以亟勝而輕於戰伐故文喜之討涇上之瘡痛未平崇義之征漢南之芟夷

繼甚阻命之帥非不誅也伐叛之師非不克也介焉之斷非不堅也赫斯之怒非不逞也然以人不見恤惟戮是聞有辜無辜不敢自保是以抱釁反側者懼鈇鉞之次加畏禍危疑者慮猜譖之災及遂乃螽結以拒討狼顧以背恩彌兩河而亘淮夷盪三輔而盜京邑鑿輅爲之再駕行宮至於合圍于時海內大搖物情幾去天命莫保於寸晷王威不出於一城邦國之抗陞艱屯綿綿聯聯若包桑綴旒幸而不殊者屢矣執力之危窘實足寒心非

有曩時熊羆奮習之師雷霆奮發之勢武庫劔戟之利帑藏財賦之殷其所以施令率人取威定亂比於建中之始豈不至微云殺哉然而陛下懷悔過之深誠降非常之大號知黷武窮兵之長亂知急征重斂之勦財知殘人肆欲之取危知違衆率心之稔慝知丞庶困極之興怨知上下鬱堙之失情德音渙然以之更始所在宣敷之際聞者莫不涕流雖或兇獷匪人亦必爲之歔歔誠之動物乃至斯懷梟鳩以好音消稂沴爲和氣由是茲回易慮

黎獻歸心假王叛換之夫削僞號以請罪觀
豐首鼠之將壹純誠以効勤流亡凍餒者希
保於室家屯戍戰爭者冀全其性命德澤將
竭而重霈君臣已絕而更交天下之情翕然
一變曩討之而愈叛今釋之而畢來曩以百
萬之師而力殫今以咫尺之詔而化洽是則
聖王之敷理道服暴人任德而不任兵明矣
羣帥之恃臣禮拒天誅圖活而不圖亡又明
矣尚恐陛下以臣言之略而未喻也請復循
其本而申備之往以河朔青齊同惡相扇擁

戎據上易代不庭陛下恥王化之未同忿茲
慝之靡格於是發六軍神策河陽河東澤潞
朔方之騎士以徂征于北命永平汴宋幽隴
江淮閩嶺之將卒以奮伐于南罄國家廩帑
以贍軍悉公私廩牧以張武筭斂周於萬
類徵徭被於八荒勞已甚矣威亦盛矣既
而曠日綿歲老師費財兩河之寇患有加無
瘳而邦本已始覆矣洎涇卒唱亂泚戎搆災
豺狼整居於禁闈猘獠擇肉於馳道河朔問
罪之家布路而歸宋郊仗順之師守壘不暇

于斯之亂海內沸騰儻有問鼎之雄圖滔天之巨猾幸災乘間何所不爲旣而悅納之儔咸自斂縮內無非望之議外無軼境之侵及聞天澤滌瑕制書復爵曾不帶芥望風款降爭馳表章唯恐居後跡其素志於此可知是皆假兵救怨之流戀土偷安之輩懷生畏死蠢動之大情慮危求安品物之常性有天下而子百姓者以天下之欲爲欲以百姓之心爲心固當遂其所懷去其所畏給其所求使家家自寧人人自遂家苟寧矣國亦同焉人

苟遂矣君亦泰焉是則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濟彼於死地而求此之久生也從古及今未之有焉措彼於危地而求此之久安也從古及今亦未之有焉是以昔之聖王知生者之所樂而已亦樂之故與人同其生則上下之樂兼得矣聖王知安者人之所利而已亦利之故與人共其安則公私之利兩全矣其有反易常理昏迷不恭則當外察其僥強之由內省於撫馭之失脩近以來遠檢身而率人故書曰

惟干戈省厥躬又曰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
苗格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
之則安之此其證也如或昧於懷柔務在攻
取不徵教化之未至不疵誠感之未孚惟峻
威是臨惟忿心是肆視人如禽獸而曝之原
野輕人如草芥而勦之銛鋒叛者不賓則命
致討討者不克則將議刑是使負釁者懼必
死之誅奉辭者慮無功之責編昨以困於杼
軸而思變士卒以憚於死喪而念歸萬情相
攻亂豈有定一夫不率闔境罹殃一境不寧

普天致擾兵拏禍結變起百端故孔子曰遠
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
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
顯臾而在蕭牆之內矣此蓋必然之常理
至當之格言足以爲明鑑元龜貫百王而不
易者也事乃反覆得無懼乎夫理有必然則
殊途歸於同轍言有至當則異代應如合符
頃以東北孽徒職貢廢闕陛下忿其違命大
舉甲兵至今逆泚誘姦乘豐而動所備之寇
猶遠介於河山不虞之戎已竊發於都輦蕭

牆之戒不其信歟前典垂訓既如彼近事明
驗又如此所以德音敘哀痛之情悔征伐之
事引衆慝以咎己布明信以示人既往之失
畢懲莫大之辜咸宥約之以省賦誓之以息
兵由是億兆汗人四三叛帥感陛下自新之
旨悅陛下盛德之言革面易辭具脩臣禮其
於深言密議固亦未盡坦然必當聚黨而謀
傾耳而聽觀陛下所行之事考陛下所誓之
言若言與事符則遷善之心漸固儻事與言
背則慮禍之態復興自京邑底寧乘輿旋返

屬懷光繼亂天討又行息兵之言我則未
山東羣帥所以未敢生辭者蓋為河中之地
密近王城迫於朝夕之虞不得不翦除之爾
今若改轅移旆復指淮西則淮西元兇必將
誑脅其同惡之徒間說於新附之帥謂之曰
奉天息兵之旨乃因窘急而言朝廷稍安必
復誅伐是以朱泚滅而懷光戮懷光戮而希
烈征希烈儻平禍將次及則彼之蓄素疑而
懷宿負者能不為之動心哉心既動則盈其
喪身覆族之憂憂既盈則慮以唇亡齒寒之

病夫病同者雖胡越而相愍憂同者不邀結而自親河朔青齊固當響應建中之禍勢必重興以國家再造之初當羣孽息肩之後迭來鳴吠或肆奔衝討之則我力未遑縱之乃寇患斯甚臣愚竊以為禍非細未審陛下何方以待之若有其方悔之可也如其未有願陛下勿輕易焉凡將圖終必在慎始禍機一發難可復追臣請粗陳當今維馭之所宜唯聖主省擇萬一夫君之大柄在惠與威二者兼行廢一不可惠而罔威則不畏威而罔惠

則不懷苟知夫惠之可懷而廢其取威之具則所敷之惠適足以示弱也其何懷之有焉苟知夫威之可畏而遺其施惠之德則所作之威適足以召敵也其何畏之有焉故善爲國者宣惠以養威蓄威以尊惠威而能養則不挫惠而見尊則有恩是以惠與威交相畜也威與惠互相行也人主之欲柔遠人而服強暴不明斯術之要莫之得焉今皇運中興天禍將悔以逆泚之偷居上國以懷光之竊保中畿歲未再周相次梟殄實衆慝驚心之

日羣生改觀之時威則已行惠猶未洽誠宜
上副天眷下收物情布恤人之惠以濟威乘
滅賊之威以行惠宥河中深污之黨悉無所
問赦淮右僭逆之罪咸與惟新蠲貸疲氓休
罷戰士符往歲息兵之令以彰信丕大君含
垢之德以布仁俾萬姓皆曰大哉王言又曰
一哉王心如是則威不用而畏如神明惠不
費而懷如父母凡在危疑懼討者必將曰淮
右僭逆之罪且赦矣吾屬何患焉凡在脅
同惡者必將曰河中深污之黨且宥矣吾臣

何疚焉凡在倦苦思安者必將曰吾君有戰
勝之師抑而不騁信乎其罷征矣凡在凋殘
望理者必將曰吾君有嫉亂之憤忍而不據
信乎其恤隱矣天下之心若此而禍亂不息
理道不行者無之臣所未敢保其必從唯希
烈一人而已揆其私心非不願從也想其潛
慮非不追悔也但以猖狂失計已竊大名雖
荷陛下全宥之恩然不能不自覲於天地之
間耳縱未順命斯爲獨夫內則無辭以起兵
外則無類以求助其計不過厚撫部曲偷容

歲時心雖陸梁勢必不敢陛下但勅諸鎮各
守封疆彼既氣奪筭窮是乃狴牢之虜不有
人禍則當鬼誅朝廷務崇德以待之臣固知
其必不逃於所揣矣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
兵者斯之謂歟今若不顧幾宜復興戎役瀆
威而蔑惠捨易而即難是棄明信而務忿心
假敵辭而資寇援窮者不暇恤勞者不得居
國之安危或未可保此乃成敗理亂之所繫
願陛下難之慎之區區上千憂惜在此儻蒙
過納狂瞽不疑所行謹當草具招諭之辭詳

陳備禦之畫伏俟宣許方敢以聞謹奏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六